

陆源 著

范湖湖的 奇幻 夏天

作家出版社



013028813

I247.57
2420

陈尔 白

范湖湖的 奇幻夏天



I247.57
2420

作家出版社



北航

C16380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范湖湖的奇幻夏天/陆源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 - 7 - 5063 - 6736 - 3

I. ①范…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8572 号

范湖湖的奇幻夏天

作 者: 陆 源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印 张: 23.5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736 - 3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李白

第一章

1

八月的某天上午，警察把范湖湖博士逮到公安局，审讯他参与谋杀一名好色老主编的始末。此公据说是凶手用大菜刀迎面劈死的。刑侦人员破门而入时，满屋子血迹已凝固，微微发蓝，好像有人在屋内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圆尾鲨。受害者双眼暴瞪，狂怒而阴险，脸上还挂着两道匪夷所思的狞笑，连经验最丰富的验尸官也不敢久视。老头子总共挨了三十余刀，致命伤却仅有一处，在前额偏左的位置。四溅的脑浆经过氧化呈棕黄色，有点儿像粪汁。他脖子几乎被削掉一半，颈椎和主动脉竟分毫未损，喉咙里还塞着一张折弯的银行卡。死者腹部的斩伤仿佛是新招募的伐木工人的杰作，凌乱的砍缝不停往外渗着小肠和网状油脂。如果凑近了细瞧，你会发现，老头子腮帮上灰塑料渣似的硬须尚在继续生长。

事发当日正逢阴历七月十四。那天清晨，恰有一股浩大湿热的气团悄然北上，江河湖海波澜不兴，秋阳的六边形金晕铺满苍穹，给万事万物泼上一层无法形容的奇幻色彩。伴随紫微星移位，太阴星入主命宫，许多牛鬼蛇神如狂暴的旋风从十八层地狱深处蜂拥而至，玩命操起三叉戟、九节鞭和狼牙棒，追堵那狗血淋头的玉皇大帝，闹得四极八荒一派混沌。傍晚快五点钟时，尽管催人泪下、夺人性命的忧郁浓得简直化不开，比糖浆更黏稠，范湖湖博士仍一如既往循着梧桐树遮盖的小径，绕过文津阁盐碇般闪亮的开阔广场，走向阴凉的高大回廊。他朝拐角处栽植的风铃花瞟了一

眼，脑海里不断涌现唐代长安的种种幻景。跟遥远的南方家乡不同，这天黄昏的共和国首都毫无中元节的气氛，所以范湖湖并未留意沿途层出不穷的离奇怪象，他既没瞧见城市上空盘旋着几万只狂喜的、正在往路面及屋顶抛下成吨鸟屎的黑嘴乌鸦，也没察觉劳动者诗情画意的汗水和老光棍的荷尔蒙一个劲儿分泌挥发，混同秸秆焚烧的毒霾、经济奇迹的火车头喷涌的滚滚浓烟，凝聚成大片白内障似的厚实雾墙，阻滞着奔流的落日余晖。穷途末路的暑热依然无所不至。它颤动着，令四周景物变得模糊不清。在这梦境般千形万影的暮色里，范湖湖唯一投以注视的现实之物，乃是从他面前飘过的几簇蒲公英。大街上，薄衫短裙的俏女郎随处可见，她们仿佛在参加一场规模空前且没完没了的选美大赛，争相炫耀各自的青春肉体，使来往行人目迷心乱。而在那一幢幢下一秒钟即将灯火通明、此刻仍一片黑暗的摩天楼之中，在金融资本的漂亮蜂巢内，朝九晚五的巨锁囚禁着比街头多得多的男男女女，这些看不见的隐身人偶尔会扭头望出窗外，向钢筋水泥的深谷投下他们锐利的目光。如今，范湖湖只需合上眼皮，启动意念的放映机，照亮他脑壳里的环形大银幕，就能一下子跳过一千两百多年的光阴，看到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集唐朝京师，从朱雀大街拥向异常繁闹的东市西市，把南北货物存入邸店，然后分头寻找买家，捉对掂斤掰两，讨价还价。晨曦中，卖汤饼蒸糕搭纳的众多熟食铺热气腾腾，哈欠连天的更夫陆续返家，焚膏继晷的各国留学生、欢饮彻曙的坊间恶少才刚刚入梦，去往敦煌集结的驼队已身披整座都城的溷杂尘嚣，伴随铃铛的阵阵声响，从延平门鱼贯而出，踏上远抵天山以北、葱岭以西的一万二千里商道。不久，寓居青龙坊的范鹄——扬州广陵人氏，表字鸿之，生于唐朝开元九年夏至——将听见几十上百座寺庙晨钟齐鸣，再目睹如云的香火向天空释出大量虔诚。绵延的屋檐极为流畅平缓，城郭极为广阔纵深，远处皇宫的亭台楼阁被浑厚的水汽层层包裹，含元殿若隐若现，浮在半空。朝晖尚未把巨大的阴影揉碎，精疲力竭的帝王刚从妃子两腿间爬开。但范鹄窗外的曲江池转眼便会挤入形形色色的游人，鲜车健马纷至沓来，大地势必随之震动。今世学者范湖湖博士明白，长安城已从黑夜转醒，街巷间又将充斥九

流三教的贩夫走卒。在这锅超凡的大杂烩里，虔婆和衙役、安国商旅和摩尼教祭司、西突厥的流亡贵族和游手好闲的豪富子弟，外加各州各县赴京求取功名的文人学子，乃至良匠、歌伎、乐手画师、江湖术棍可谓应有尽有，而范鹄——他正冲着院子中央的老槐树撒尿——无论愿意与否，也将迎来新一天枯等消息的困顿生活。尽管史籍织成的画面触手可及，犹如时光倒转，范湖湖仍心有不甘。从风流逸事到奇谈怪闻，从世家豪族的政治算计到老百姓怯生生的小账本，年轻学者无不熟悉，可他体验不到唐朝人范鹄的感受。后者认为，自己迟早会被荒郊狐鸣和长安城压倒性的空旷逼疯。

谋杀案发生当日，范湖湖早晨一睁开眼，便挎上他那讨人嫌的烂书包——里面塞满稿纸、厕纸和旧报纸——直奔文津阁的藏书楼。下午四点半，他跟往常一样，在附近一片冷冷清清的饮食店买两块小煎饼充饥，随后再次来到阅览室，继续埋头抄写。窗台的日影爬上椅背之前，范湖湖不得不返回住所，查找一份手抄记录。他放下笔，无奈地舒了口气，动身离开文津阁，将宝贵的几十分钟划拨给火红夕阳下的纵步疾走，去饱嗅街道上弥漫的夏天树浆的腥臭，去装着没瞧见那些魂劳梦断见光死的偷情者、神游般喃喃自语准备上晚修的初中生。迈出仿佛是阴阳交界的楼门时，史学博士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这儿的氛围有利于激发他苏美尔式的肾上腺素，让他产生登堂入室的奇妙幻觉。填写索书单，抵押借书证，把十多本史书籍册搬到朴实深沉的大木桌上摊开，年轻学者总是得偿所愿，反复陷入历史的诱人泥沼。他似乎看到吐火罗的使者从顺义门进入皇城，向唐朝天子献上鸵鸟、碧玻璃和玛瑙灯树。师子国的使臣紧随其后，贡品包括象牙与大珠。罽宾的名马、宝带以及水晶盏，日落前也将抵达。很快，长安城重新掀开喧闹的金盖子。去菜肆采买的仆役平民无不满载而归，刚从泥婆罗引种的胡芹和浑提葱广受众人喜爱，为此他们冷落了同样源自西域的甘蓝、波斯草和葑苢菜，巴蜀的糖霜在收市前就抢购一空，摩伽陀的昂贵胡椒则更符合昭武九姓的辛辣嗜好。晡时未过，大批绣帽锦裘的公子哥已三五成群前往酒肆聚饮。在城东各坊，豪富之家流金淌银的生活渐入高潮，让落

魄失意的范鹄又恨又羞，百感交集，而轻纱袒领、盛装浓饰的丰满少妇更使他觉得帝都的暮春尤其难熬。史学博士范湖湖则颇为遗憾：借助古籍文献，他只看到一座蚁冢般寂静的长安城，既无驴鸣马嘶，也无嘈杂人语和朝歌夜弦。

“我跟个唐朝的聋子没什么两样！”

然而，整日东游西荡的范鹄倒巴不得双耳失聪，因为一伙飞扬跋扈的太学生又要欺男霸女，替王公勋贵鸣锣开道的仪仗声势浩大，那批日转千街的老乞丐全被轰走。市场上刺耳的漫骂充溢着生意经的敛财激情，晋昌坊外卖艺者的琴曲不断催生着旅人的乡愁、流离失所的怨恨，又让范鹄想起晨欢暮爱的甜蜜时光，想起乘船出海的一桩桩往事、许多萍水相逢的高朋阔友，想起华灯初上的扬州城，乃至从前无忧无虑的孩童岁月，连同旧荣新辱一并涌上心头。总而言之，这些胡七杂八的声音搅得广陵人范鹄意乱神烦，惆怅欲死。他只求找个角落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以躲开午后铺天盖地的享乐狂潮。——范湖湖博士即使查遍所有典籍也无法体会范鹄当时的心境。

2

范湖湖如愿迈入名校殿堂那年，生平第一次坐飞机。他刚满十八岁，意气风发，陶醉于未知的前景。身处高度逾万米的平流层，范湖湖感觉航空器之所以节省时间，不是因为它速度快，而是因为它缩小了外界物体的尺寸。据说这与历史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为学术献身的漫长而光荣的人生旅程里，范湖湖一碰钱就想洗手。他喜欢闷热的夏日黄昏，惯在黑灯瞎火的浴房内冲凉。假如不研究历史，范湖湖或许会把康拉德·劳伦兹当作终生的榜样，成为一名动物学家。他从小就是《人与自然》的忠实观众。那位德艺双馨的主持人有着神灵般醇厚的音质，浓密乌亮的假发下边，是两只老态龙钟的熊猫眼。小伙子一贯抱着近乎膜拜的崇敬之情，观看塞

伦盖蒂大草原上年复一年发生的壮举。猛兽扑食的场景为他锻造了死亡的最初概念。范湖湖不喜欢软弱的小角马，正如他讨厌《铁皮鼓》的主人公。他最欣赏的动物既不是大象，也不是非洲狮，而是灵猫科的蛇獭，它们以小搏大的矫健身姿令人击节赞叹。范湖湖一度将其视为自己的图腾。读初中以前，花鸟市场曾是他放学后的必经之地。在那儿，他迷上了一只超乎想象的红腹金刚鹦鹉。店主告诉范湖湖，它来自大洋彼岸的尼加拉瓜，若不得病，能活八十年。该鸟雄踞在一根圆柳木上，始终以四朝元老的漠然，睥睨着周围的陆龟、长毛兔、狂奔不息的金花鼠和贪食无度的观赏鱼。大鹦鹉的身价当时为九百六十元，对小男孩来说，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差不多等于他父亲范老六的全年收入。本科毕业后，范湖湖故地重游，发现漂亮的大鸟竟仍在原处，标价也一路涨到七万五千元。他不禁怀疑，红腹金刚鹦鹉才是这间多灾多难的宠物商店的真正主人。无论铺子易手多少次，老板们谁也不敢开罪它。

然而，范湖湖必须一次次抑制养宠物的不理智冲动。他北京的住处又旧又窄，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一轮建设大潮的奇特产物，堪称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绝佳场所。陷入最新一次恋爱之前，范湖湖十分推崇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生活信条：“住所小，思想集中；住所大，思想散漫。”因此，他不仅对局促的陋室从无怨言，还往灰皮剥落的墙头贴了“慎独”两个行草大字。房间唯一的窗子外，能看到两株绿伞高擎的悬铃木，它们终年顶着明晃晃的光冕，斑斑驳驳的树皮黎明前呈现乳青色和淡紫色，而令万象悬停的夕照常常根据北方大气的不同状态，把树冠染成金黄或橙红，远观犹如炎热欢腾的星状芒焰，直至炫目的流云焚烧殆尽，浓暮将世界完全吞没，大都市特有的银灰色夜空徐徐睁开它瑰幻的巨眼。每逢阳光灿烂、碧空万顷的美妙日子，范湖湖便忍不住揣想：这片藤萝茂盛的残败社区，实际上是一道专门展现悠闲好天气的画廊。它毗邻一座闹鬼的博物馆，南边流淌着一条挺宽的明渠，暴雨成灾时会散发刺鼻恶臭。若从各家各户的阳台往西看，能望见一大片神秘的树林，许多买静求安的富人就躲在它深处的高档住宅区内。有时候，一些盘起发髻、脸庞紫黑、身穿白衣蓝裤的老道士，

会像幽灵一样尾随正值妙龄的俏姑娘，旁若无人地四处溜达。范湖湖楼下住着一对被新生儿折腾得倦容满面的小夫妻。楼上是个爱吹小号的单身汉。每天傍晚，此人照例会吹奏两遍《天空之城》主题曲，使破旧的居民楼周围充满宫崎骏的晨昏况味，而范湖湖窗前的照妖镜此时总要闪闪发光，栖居于悬铃木上的众多鸟雀也必然一阵骚动。他对门的邻居是几名风骚倦怠乳房圆实的姑娘。她们大清早便在厨房刷碗洗菜，然后排队使用响声震天的破马桶。这伙女人楼上的住户，即命案的受害者，是个年近百岁的老主编。他少年时会写两笔字，抗战前夕在陕南加入了共产党的宣传队，一辈子没开过枪，更没上过战场，肚皮上却留有一道日军小钢炮造成的伤痕。老头子姓阮，在近郊有栋挺不错的小别墅，传闻他为了躲避仇家才搬回市内隐居。他牙齿全掉光了，但舌头仍威风不减当年地极其灵活。老家伙每天喝瓶装葡萄汁防心梗，蒸食紫薯抗氧化防癌变，并服用六味地黄丸，以缓解肾虚夜尿、多梦失眠。他早上一醒来就大喊大叫。拉屎常用力过猛，把一颗假眼珠子努出来，滚进粪坑。阮老先生离过两次婚，第三任妻子已六十多岁，老妇人来无影、去无踪，经年累月跟丈夫捉迷藏。到某家权威报社当头头没多久，阮先生便被诊断患有绝症，命不久矣。谁知四十几年过去了，他依然没死，而老干部处的工作人员已换过好几茬，治丧小组那些灵力强大的接引者早就纷纷驾鹤西去。居委会的诸位大妈很反感这名特立独行的长寿老革命：“说句良心话，党和政府没亏待他阮沛祺。可他倒好，整天歪风邪气，败坏老干部队伍的声誉！”她们如此义正词严，不是怪老家伙喂养上百只猫，也不是烦他乱嚷，而是恨他写色情小说，并且还打算拿去出版。阮先生的铭世之作讲述一位革命时期的贾宝玉从呱呱坠地到蹬腿断气的非凡历程，故事里黄花大闺女、有夫之妇和未亡人都疯了似的想跟他乱搞。老头子最让人厌恶的行径是调戏女青年。他永远揣着一张银行卡，从不让妻子经手，账户存着他称为“作品出版基金”的几万元。阮先生不时提取现款，用以勾引见钱眼开的大姑娘小媳妇：他叼着海柳烟嘴，变魔术般接连掏出一支支金条一捆捆美钞，拨通一个个高深莫测的电话，招来一群群隐形奴仆。老头子对五十岁以上的女人不瞅不睬，跟谁也不打

招呼，大部分时间紧锁屋门，从事他可鄙的秘密勾当。范湖湖第一次看见阮老先生，立刻明白他是个死硬的无神论者，是一头天生的存在主义动物，除非被什么人捅了两刀，再推下河，犹如俄国保皇党谋害妖僧拉斯普廷，否则死亡这档子事绝不会降临他头上。史学博士还注意到，隔壁的姑娘与老家伙素有交情，对他又嫌恶又讨好，态度反复无常。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居民楼北边，离一所废弃的学校不远，有个昏黑可怕的老年之家，那儿始终凉飕飕暗沉沉，四季堆满枯叶，不停发出“哗啦哗啦”的惨人声响。然而，令范湖湖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一些覆盖着爬山虎的红砖房，里面的老头清一色嘴角流涎，呆呆傻傻，罗圈腿的老太太全部抽洋烟打麻将，长年多管闲事，乱认亲戚，往往一语不合便破口大骂，还虎视眈眈要给各路青年牵线做媒。我的朋友范湖湖难免沦为老妇人轮番轰炸的目标。但他对这伙精神矍铄的嫗妪、新时代的老虔婆一无所求：年轻人暗恋文津阁一名爱玩魔方的女管理员，却因为羞怯和自惭形秽而不敢轻举妄动。许多个夜晚，他时时思念姑娘令人狂荡的香味，血管里时时涌动她清晰的形象所激起的灼烧感。他渴求姑娘眷顾，又竭力打消愿望，结果越发难以自拔。这期间叹气成了某种肉体需求，唯有长长的呻吟方能舒缓他愚顽激烈的思绪。范湖湖逼仄的房内堆满资料图籍，其内容不乏心机重重的明争暗斗与勾搭成奸的宫闱艳史，可惜都没有教导他如何追求异性，尤其是一名捣鼓魔方的漂亮异性。他极度钦佩敦煌残卷中记载的唐朝人范鹄：此公虽一度穷困潦倒，却有本事向他倾慕的扬州舞伎表述衷肠。范湖湖觉得，假如姑娘能让他体验到爱情的销魂秘密，那么，即使他早已来到这装满蜜糖和仇恨的世界上，读了成百上千部书，生活还根本不曾开始。

半年前一天深夜，史学博士的好邻居——四个打扮艳俗的泼妹子——由于忘带钥匙而无法回房睡觉。她们在楼道里擂墙跺脚，不断踹门，以骇人听闻的天赋互相辱骂，导致整片小区响彻不堪入耳的脏字眼。范湖湖并没有忘记他父亲传授的“闹中取静”的独家秘诀，但书上的词句飘来荡去，就是不愿乖乖掉进他那真知灼见的聚宝盆里。年轻人只好抛开案牍，向女邻居毛遂自荐，使出看家本领为她们撬锁。这伙热情洋溢、寡廉鲜耻的姑

娘大为兴奋，从此经常敲开年轻学者的屋门，今天问他借针头线脑，明天请他来吃零食宵夜。四人之中，名叫阿丽、阿春的姑娘在洗浴城做按摩女郎，比她俩大几岁的艳眉独力经营一间发廊，而小臭美因长得清纯无邪，总去给美术院校当人体模特。范湖湖不久便明白，他这几位女邻居其实同属于一个暗娼组织。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她们一直从事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总在复杂多变的色情网络里充实着各自的卖淫生涯。许多次，范湖湖途经艳眉的发廊，看到她和小臭美半坐半躺，等待生意上门。她这座春光无限的微型斗兽场紧挨一所民办学校，两旁分别是一间烧烤店和一家全年无休的破网吧。历尽风尘的艳眉擅长抚慰倾诉欲极强的北方汉子，所以拉皮条的一贯把此类嫖客安排给她。阿春以挑逗的眼神和火热的动作来拴住小伙子，身材丰满的阿丽则向每一位新主顾掏心掏肺，搞得他们不是想娶她，就是以后不敢再来找她。而年纪轻轻的小臭美叫床最撩人，大受老汉的追捧。姑娘们会根据嫖客的不同需求，易颜改妆，化身为女侠或驯兽师，神情腔调亦随之大变。

范湖湖经常把几位女邻居当作同一个人，但他显然跟小臭美更亲近，因为姑娘时不时麻烦他出主意、想办法，变本加厉地冲他撒娇卖俏，向他复述自己看过的网络小说，畅谈她朝三暮四的奇妙感受。姑娘抑阻性高潮的方法与众不同，是在脑子里解数学方程式。据说小臭美从没放弃读大学的崇高理想，姑娘还差点儿把记性奇差的阿丽也说动了，而后者一向犹豫豫，若不是被阿春拉去合伙捣弄服装店，本该有机会实现心愿，回家乡开一间特色小饭馆。她磨炼多年的湘菜手艺屡获范湖湖的称赞。姐妹两人共创的小店倒闭后，阿春嫁给一名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男人问她是不是处女，她回答是，其实她肚皮上仍保留着剖腹产手术的丑陋刀痕。这个四十八岁的男人身强体壮，性欲极强，平均一天做爱五次，他单枪匹马便使阿春无力招架，以致她日夜哭爹喊娘。面对阅人无数的女子，范湖湖多少有点儿腼腆，实际上他内心毫无偏见：唐朝人范鹅的伴侣不也照样身处风月场？谁能料到，后来正是小臭美闯下大祸，殃及运气欠佳的范湖湖，令他一度成为刑警的审讯对象。姑娘们怂恿范湖湖追求女图书管理员，骂

他是个软蛋，又争相为他出谋划策。当艳眉得知范湖湖还是处男，甚至要率领阿春、阿丽三姊妹齐上阵，言传身教，帮助他了解两性间的粗浅秘密，捅穿最后一层窗户纸。反倒是当事人并不急于结束他近三十载的生蛆的宝贵童贞。“大学者，”姿容冷艳的阿春说，“千万别忍出病来！”亲昵的按摩女、发廊妹给范湖湖增添了意外的烦恼。她们不知出于什么企图——可能是想深入了解强行扳开她们双腿的男性社会，也可能是为了增加色情服务的学术含量——搬出一大堆问题向年轻的博士请教。这种暗娼和学者之间的特殊娱乐，艳眉兴致不高，小臭美却尤为积极。范湖湖总是尽力解答她们的疑惑，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理念发挥到极致，而酸辣粉和麻辣烫偶尔会令他才思泉涌，口吻生花。

“房租太贵？”范湖湖低头猛吮，消灭了碗里剩余的几抹葱花，“无非是阴险狡诈的定价把戏！”学位证还热乎乎的青年博士一边喝汤，一边汁水飞溅地分析说，仅当该死的房价和房租把劳动者大部分收入刮走，既得利益的难言痛苦才会减轻，天打五雷轰的虚伪新经济才不会便秘，下流的人道主义方能大显身手。“归根究底，你们才可以继续待在这儿，给客人洗头！”随后他开始普及经济学常识，讲解“看不见的手”和“闲不住的腿”，阐述全世界的最高机密，即猪狗不如的阴谋论之主使怎么上紧发条，揪住民众滴血的心头肉，亮出萝卜与皮鞭，让大伙越跑越欢快，累死之前别指望停下来。如果留在农村种田，好吧，想到大城市买套房子要从唐朝一直种到二十一世纪，但卖淫就不同了，连续千个七八十年便可梦想成真。“房租贵，”饶舌的历史学家仿佛醉酒一般，抛出他又臭又硬的最终论断，“是由于你们挣得多，而且抱有还可以挣得更多的幻想。——能赖谁？”

“你该去当总理。”矢志做妈咪的艳眉掐灭烟头说。

遭到挖苦的范湖湖像一盆被浇熄的炭火，再次缩回他拘束害羞的狗洞，重新不声不响了。那晚范湖湖之所以异常活跃，是因为天性终于啄破他谨小慎微的鸡蛋壳。而唐朝商人范鹄的遭遇——“长安居，大不易”的另一个辛酸版本——极可能正是史学博士这番言论的灵感源泉。遥想天宝年间，范鹄困居大唐京师，穷鸟触笼，不得已把传家宝抵给日严寺的老僧，借来

两匹绢和十缗钱，方还清旧债，挨彻残春。他痛恨鬼神的捉弄，却一再碰到灾年晦月，好像上辈子烧了断头香。男人搬出塞翁失马的典故自我安慰，彻夜叨念天将降大任的古训励言。他冥思苦索，想破脑袋，总怀疑是该千刀的密宗老和尚贪图他的传家宝，施展禁咒以使他无法赎押。这天上午，范三郎撒完尿，洗完脸，回到屋内一丝不苟地戴好幞头。邻居朱履震和满脸饿纹的崔延嗣都不在，所以他无酒可饮。男人走进厨间，轰走落满灶台的绿苍蝇，掀开锅盖，舀出一大碗黄兮兮的稀粥，掺些陈芝麻和秦椒末，抓起昨晚吃剩的半张胡饼就啃。囫囵用罢早饭，男人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吃，倒好像被早饭吃了。他先拿蚊帐布擦了擦嘴，再慢吞吞套上发馊的圆领袍衫，套上麂皮靴子，准备出门躲避催房租的凶恶老婆娘。悠悠忽忽走在街头，范三郎无意间想到：

“澡豆就快用光，薰衣湿香也没了。”

男人本打算去西市的质库^①碰碰运气，但它戥子太重，搞不到几个钱。晨霭已近消散，范三郎决定前往春明门一带的小酒馆，看看好友卢楞伽和李萼是不是在那儿。启厦门大街熙熙攘攘，游荡着成群的花腿闲汉。侏儒、耍猴者以及飞刀走绳的艺人极力吸引观众的注意，怎奈人们纷纷被幻术师的分身表演与滑稽的参军戏召唤过去了。永崇坊外，千层油酥饼的香味让人馋涎欲滴，吸引着刚退朝的大小官员。走过那些制售风鸡腊鱼的杂食铺子，范鹄不由回忆起当年为庆贺堂叔升迁而举办的盛大烧尾宴。筵席上，端菜的仆婢川流不息，五花八门的佳肴珍饿令人目不暇接：白龙脷、金乳酥、浑羊殁忽、通花软牛肠、遍地锦装蟹、婆罗门轻高面、暖寒花酿鲈蒸……冷热荤素一应俱全。——狗杂种啊，猪瘟奴！当年的日子多么舒心适意，接二连三的好运是如此慷慨大方，锦绣前途简直唾手可得！然而，人生际遇终究微冥难测。先是父亲的暴卒令范鹄悲痛之余还错失一笔大买卖，紧接着，装载货物的商船遇风暴而沉没海底，竞争对手乘机抢夺客源，他朝中原本已不大稳当的靠山偏偏又屡遭贬谪。范鹄早年最善于经营珍玩

① 质库，唐代的银钱业机构，类似于当铺。

贸易。年纪尚轻的发妻病歿后，他一直在东西两京贩售新罗的人参和牛黄，真腊的象牙和犀角，诃陵的玳瑁、鹦鹉和白檀，大食的香料，拂菻的赤玻璃和金精。他慢腾腾的搭档尉迟璋，喜好钻研摄生术，谙熟种种补药，又常年出入各地的花院青楼。两人轮流去长安洛阳卖货，另一人留在扬州讨账盘点，生意一帆风顺。某日傍晚，尉迟璋被城内招揽酒徒嫖客的万盏绛纱灯迷住，竟不慎落水，他预测价格涨跌的卓越才能从此丧失殆尽。历经微妙的转折，范三郎连走颓路，做完几桩赔本生意，从行商晋阶为坐贾的计划彻底泡汤，开枋柜的梦想越发遥不可及。世态炎凉，备受族人冷遇，他放弃了最钟爱的蟹膏饅饅，重新到小餐铺吃黄粱饭和防风粥，以表守命之志。更不再搭理他身在歌馆娼楼的情人，尽管她一次次派婢女来三催四请，央朋友去劝他回头。范鹄日复一日体验着孤枕独眠的况味。其实他并未弛怠挨延，反而穷思极虑，力图扭转逆境，千方百计开拓新业务。男人到亳州贩过茶，到桂州贩过棉布，跟白蛮、赤蛮和大食诸国的客商有过交往，险些沦作卑劣的奴隶贩。怎奈商情诡谲，诸事不遂人意，窘困虽一度好转，可他再也无法恢复往日财源滚滚的兴旺势头。唐天宝十载，皇帝颁诏，封南海神君为“广利王”。那年范鹄去广州采办香料奇珍，住在城东的凤凰客栈，它是北方商贾聚集的场所，昼夜喧腾不绝。后来，正是在此处，男人结识了终生追随他的小伙子张宝器。芒种时节的岭南地方经常下起瓢泼大雨，城镇乡野一片昏黑迷茫，天地的界限模糊难判。时间仿佛一块锈铁。范鹄困于冰凉阴湿的客栈中，目睹成百上千幢房屋被奔腾的浊水逐一摧垮，以为末日将至。他跟其余旅客一样幻觉层出。子夜时分，广陵商人闻到大海狂怒的腥味，闻到大地开裂的腐臭，受尽蚊虫叮咬和焦躁情绪的夹攻。不明不暗的油灯加剧着远乡孤客的愁寂，整座木板楼因水汽浸渍而传出巨响，遽然萌发的念头就像一道霹雳，终于照亮他久久不愿理睬的爱情疮痍，令他忧伤得发狂，通宵捶床捣枕，差点儿要从窗台纵身跃入浓黑的永劫之中。

范湖湖从小立志当一名历史学家。他父亲的老房子位于那条不断沉陷、屡遭火焚的旧街上，距当年邓小平闹革命搞暴动的“光昌汽灯店”仅五十米之遥。附近有一座百年沧桑的天主教堂，里边住着个打十七岁起便奉主至今的老修女。范湖湖的家族与牢狱有不解之缘。他曾祖父本是一位仇洋反教的前清秀才，民元革命后专事包词揽讼，死鬼也能说得活。红头军犯省期间，他鸡眼病发作，来不及逃跑，被云南人当成奸细逮捕收监。后来本省军队反攻围城，把敌方兵营连同关押嫌犯的院子轰了个稀巴烂，给范律师验尸的老仆人仅找到一条烧焦冒烟的左腿。范湖湖的曾祖母是个极漂亮的桂西女人，她点头说：

“没错，是我们老爷的腿。”

于是家人给这条腿套上寿裤，冲它哭灵，拿它开吊下葬。范湖湖的祖父是个遗腹子。上世纪四十年代他当了黑道大哥，爱在关公牌位前倒拜，尤其崇拜恶棍的老祖宗柳下跖。被新中国疾恶如仇的军警抓获、判刑后，他转眼死在难见天日的囚房里。范湖湖平素滴酒不沾，竟有着祖传的好酒量，更继承了他爷爷发酒疯的超群本领。父亲范老六则是个忠厚朴实到懦弱的开锁匠，跟他本人豪横的亲爹完全相反。老范无数次提起他年轻时经历的诸般不堪回首的往事，教育儿子做人要低调谦卑，范湖湖却一贯厌烦他爸爸那套慎防杜微的处世哲学。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

这两句古谚，连同许多乏新可陈的唠唠叨叨，好似反反复复的街道广播，早已让范湖湖听得耳朵生茧。然而，成家立业后，他才感觉到自己原来像足了父亲。老人的行事作风，包括不少范湖湖始终鄙夷的臭毛病，也在他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范老六出身不好，全靠自学成才，他以远近皆知的好名声深获警方信赖，承揽了许多公安局指派的活儿，例如给监

狱的牢房配锁。他又当爹又当妈，喜欢跟范湖湖玩“找地名”游戏。相依为命的父子俩经常不休不眠玩到夜静更深。他们的房子在街区尽头，离一座衰败静谧的看守所不远，屋外栽种着挺拔的玉兰树。老范家昏黄沉静的灯晕经常溢出窗台，流入街巷，漫过虫鸣如织的荒草坡，翻越森严的黑黝黝的高墙。男人吟唱的代代相传的童谣曾让不少劳改犯心酸悔改，在月光幽淡的囚窗下泪眼婆娑：

氽氽转，菊花圆，炒米饼，糯米团。阿妈带我睇龙船……

范湖湖是个深藏不露的大白痴。他天真得可叹，会为别人的一句玩笑话走遍整个老城区。每逢寒暑假，被高年级女生伤透了心的范湖湖便跟着父亲，四处替人开锁、换锁，偶尔也独自操刀，为广大市民排忧解难。小男孩最珍爱一套八册装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它们是范老六不惜血本给儿子买回来的七岁生日礼物。那年四月末的一天下午，我踩着邻居家凌乱密集的屋顶和天棚，去找范湖湖抄数学作业（他一向只做自己不会的题目，而把剩下的全交给我）。从堆满破烂的阳台翻入他那铁皮罐子似的房间后，我看到范湖湖盘坐床头，穿着一条成年人的系带大短裤，拨火棍般细瘦的双腿上下交叠。他将地图铺开、摊平，两手撑着膝盖，盯着身前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出神。初夏的可爱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屋内明暗交错，朦朦胧胧，潮湿得让人有点儿喘不上气。我们仿佛身处静止的水中，烂竹席光滑无比，陈旧多孔的世界地图也瞬间变得极其生动。

“你知不知道，”他瞪着我，“地图为什么划分成这个样子？”

范湖湖一脸招人恨的痴呆相，当时深深刺痛了我，从此在本人那泥多佛大的可悲记忆里定格。他不爱看漫画，不收集漂亮的贴纸，也不玩电子游戏。而它们是多么珍贵的童年欢乐啊！范湖湖的宝贝书籍越买越多，学问的种类日益扩展，很快突破了他父亲所能摸到的边界。少年郎的求知欲犹如一场火灾，让周围不学无术的男女老幼深感敬畏，他与同龄人拉开了距离，跟朋友之间的纽带只剩下《隋唐英雄传》这类连环画。一个礼拜六